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曝 書 亭 集

(一十)

朱 彝 尊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曝書亭集

(一十)

朱彝尊撰

國學基本叢書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二

傳一

汪克寬傳

汪克寬字仲裕一字德輔徽州祁門人幼而知禮晨必省父母長者在侍立不敢坐就塾曉行者過之書帷燭未滅也長從學胡炳文吳仲迂泰定三年秋舉江浙鄉試出鄧文原之門明年下第歎曰道不行曷著書立言以詒後世乃與金華許謙鄱陽朱公遷建康彭炳講論道學弟子著錄者日盛所居山谷環繞學者稱之曰環谷先生陳友諒聞其名欲迎之遂由黟山避地太平之絃歌鎮洪武元年有薦于朝者辭不就二年正月以幣聘入史局史成不願仕資金帛賜歸五年冬以疾卒克寬邃于經學易有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周官類要經禮補逸春秋有纂疏提要左傳分紀諸書惟春秋禮刊行其後永樂中胡廣等奉勅編纂大全攘纂疏以爲官書罔上而不之察也

貝瓊傳

貝瓊一名闕字仲琚一字廷琚一字廷臣崇德人年四十八始領鄉薦張士誠據吳累徵不就洪武三年召修元史六年除國子監助教先是宋濂爲司業主建安熊氏之說謂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

禹湯文武咸宜秩祀于天子之學。議雖不行。士大夫多有疑其說者。瓊乃作釋奠解曰。或欲祀三皇于學。以孔子配之。可乎。曰。不可。按周禮。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故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先師也。又凡始立學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者曰。先聖。若周公孔子。下云。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蓋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常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益。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奠之。不同也。是唐虞與周。所主先聖先師。固無定名。未有及于三皇也。載稽之史。漢魏之主。取舍各異。周孔迭爲先聖。孔顏互爲先師。若周公制禮作樂。宜享王者之祀。於是罷周公。升孔子。配以顏子。唐永徽中。復武德舊制。顯慶二年。以長孫無忌言。正孔子爲先聖。仍以周公配武王。歷宋迄今。釋奠孔子。定爲不易之典。是唐所主先聖先師。已有定名。未有及于三皇也。夫三皇宜祀。而不得祀之于學也。學始無孔子廟。惟魯有廟。然其教被于天下。非一國所得專者。故天下通祀之。學之有廟。由孔子而建。則宜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而三皇不預也。今欲崇三皇爲先聖。使居孔子之上。不足以褒其功。降孔子爲先師。使混于高堂生之列。適所以貶其德。故吾的然以爲不可也。或曰。古者祀舜于虞庠。祀禹于夏學。祀湯于殷學。祀文王于東膠。舜禹湯文。並得祀于學。何獨於三皇之祀非之。曰。周立四代之學。故祀舜禹湯文。今祀三皇。將於何學與。雖然。三皇之功。及於人者遠矣。而領之於醫。特主神農嘗藥之一事。理固有未盡者。宜定其制。設官主之。以豐其祀可也。識

者服其持論之正。瓊又慨古樂不作，徒有成均之名，爲大韶賦見志。九年，改中都國子監助教。勳臣子弟交憚之。十一年九月，致仕。明年卒。瓊與餘姚宋禧，皆從學楊維禎之門。瓊之論曰：立言不在嶄絕刻峭，而平衍爲可觀，不在荒唐險怪，而豐腴爲可樂。蓋學于維禎而不汙所好者也。禧初名元禧，字無逸。元至正十年鄉貢，除繁昌教諭之官。一十九日，卽棄歸。遭亂，授徒自給。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分撰外國傳，事畢還。

王彝傳

王彝，字常宗，其先蜀人，本姓陳氏。父事元，爲岷山州儒學教授，遂遷嘉定。洪武三年，以布衣召修元史，書成，賜金幣遣還。又薦入翰林，以母老乞歸，築歸養堂，自號嬌蜚子。閒居考求古制，製冠巾衫裳帶履以服，或謂之曰：今人而不服今之服，是得罪有司也。天子嘗賜之織幣，而不製爲服，是隱君之賜也。答曰：彝初未入仕，布衣也，而服斯服，將以入麋鹿之羣焉。君之賜其可褻乎？彝蓋以自便也。然古之意則存焉爾矣。以今之人而服之，其可不自古其人與？彝嘗游天台，從學于孟夢恂，故其文特醇雅。時楊維禎以文雄于東南，從游者甚衆。彝作文妖一篇，詆之，辭曰：天下所謂妖者，狐而已矣。然而文有妖焉，始有過于狐者，夫狐也。俄而爲女婦，世之男子不幸而惑焉者，莫不謂爲女婦，則固見其黛綠朱白，柔曼傾衍之容，所以妖者無乎不至。故謂之真女婦也。雖然，以爲人也，則非人，以爲女婦也，則非女婦。由其狡獪幻化爲之，此狐之所以妖也。文者，道之所在，曷爲而妖哉？浙之東西言文者，必曰楊先生，予觀其文，以淫辭譎語裂仁義。

反名實。濁亂先聖之道。顧乃柔曼傾衍。黛綠白白。狡獪幻化。奄焉以自媚。是狐而女婦者也。宜乎世之男子之惑之也。予故曰。會稽楊維禎之文。狐也。文妖也。噫。狐之妖。止於殺人之身。若文之妖。往往使後生小子羣趨而競習焉。其足以爲斯文禍。匪淺小也。文而可妖哉。然妖固非文也。世蓋有男子而弗惑者。何憂焉。魏觀知蘇州府事。修孔子廟學。作南門。歲行鄉飲酒禮。必請彞爲文觀誅。彞與高啓俱伏法。彞之被召。續修元史也。鄉人杜寅。張簡與之俱。寅字彥正。青城人。僑居吳縣。洪武八年。爲岐寧衛知事。與經歷熊鼎並賜狐裘。官至兵部侍郎。簡字仲簡。吳縣人。初師張雨爲道士。元季兵亂。以母老歸養。遂返巾服。臨川饒介。分守吳中。自號醉樵。延諸文士作歌。簡詩擅場。居首坐。其次高啓。其次楊基。介贈簡黃金一餅。啓白金三斤。基一鎰。簡自稱白羊山樵。

趙壩傳

趙壩。字伯友。新喻人。元至正中。貢于鄉。官上猶教諭。人目爲南郭先生。洪武元年。帝旣平定朔方。冬十一月。詔發祕府所藏元十三朝實錄。以宋濂。王禕充總裁官。徵山林遺逸之士。纂修元史。凡一十六人。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訪。張文海。徐尊生。黃籛。傅恕。王錡。傳著。謝徽。高啓。曾魯。壩與焉。明年二月。開局天界寺。秋八月。史成。爲本紀三十有七卷。志五十有三卷。表六卷。傳六十有三卷。中書左丞相兼太子少師宣國公李善長。奉表以進。人賜白金文綺。而順帝三十六年事。無實錄可考。於是翰林學士宋濂。禮部

尙書崔亮主事黃肅發凡舉例奏遣使呂復歐陽佑黃盅等一十二人徧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送上官復至北平遣儒生危於等分行燕南北開局于故國子監凡詔令章疏拜罷奏請以及野史碑碣靡不采訪有涉蒙古書者譯而成文昇至行中書請官印封識達京師三年二月仍命宋濂王禕充總裁官續成元史纂修一十五人朱右貝瓊朱世廉王廉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懋李汶張宣張簡杜寅俞寅殷弼壘仍與焉秋七月史成進上以卷計之紀十志五表二傳三十有六其前書未備者補完之有詔刊行仍人賜白金文綺張宣等得授官壘還田里六年秋九月詔編大明日曆以詹同宋濂充總裁官樂韶鳳充催纂官纂修凡七人吳伯宗朱右朱廉徐一夔孫作徐尊生壘復與其列十二月授翰林院編修七年夏五月朔日曆成既而帝以韻書比類失倫命儒臣十一人重加刊定翰林院侍講學士樂韶鳳宋濂待制王僎修撰李叔允編修朱右朱廉典簿瞿莊鄒孟達典籍孫蕢答祿與權壘又與焉八年九月遷靖江王府長史壘以宿學自布衣歷史官朝廷凡有撰述輒與選嘗進甘露頌爲太祖所稱高麗使臣來朝賜之燕樂作使臣以下國有喪辭壘曰小國之喪不廢大國之禮帝是之及爲長史俾與宋濂等議定王國禮樂王游中都講武事有詔令壘從繼因詣闕奏事行中左門監察御史吉昌劾其非人臣禮宜下法司治罪帝特宥之

陳基傳

陳基字敬初。臨海人。從學黃潛。游京師。授經筵檢討。既而歸里。奉其母入吳。教授諸生。起行樞密府都事。張士信鎮淮安。基以江浙左右司員外郎參其軍事。改參張士誠軍。士誠稱王。基諫止。不從。士誠欲殺之。既而超授內史。遷學士院學士。洪武二年。召入預修元史。還。卒于嘗熟縣河陽里。基有文譽。最爲戴良所稱。謂元之能文者。虞、揭、黃、柳。繼之則莆田陳旅、新安程文、臨川危素。其後則基而已。

高啓傳

高啓字季迪。長洲人。張士誠據平江。承制以淮南行省參政饒介爲諮議參軍事。介見啓詩。驚異。延爲上客。啓謝去。隱于吳淞江之青丘。自號青丘子。洪武元年冬。詔修元史。啓與里人謝徽傳著同被召。徽字玄懿。著字則明。既至。分科修纂。史成。著還。啓徽皆以布衣入內府教胄子。時太子賓客梁貞兼祭酒事。三年正月。啓夢偕徽晨候午門。貞在焉。有揖之者曰。二子當遷矣。又顧貞曰。諸生盡以屬公。啓曰。得無遠調乎。曰。煩傳開平王爾。既寤。以告徽。越三日。率諸生立右順門。俄而梁貞至。傳帝命曰。勅諸生出受業國子監。隨悉引去。明旦。將朝。中使宣啓徽甚急。曰。有詔命開平王二子侍東宮學。俾爾二人授之經。果如所夢。逾月。徽夢啓同被召至帝所。帝持告身一紙。竊視之。其文有翰林院三字。以授徽。徽受之。忘拜。繼授啓。啓拜而受之。及寤。亦以告啓。越六日。帝御奉天門。中書右丞汪廣洋侍。命中使召啓升。帝曰。諸儒在學久。以布衣遊吾門。可乎。顧廣洋曰。汝亟以翰林職處之。因趨謝。而徽以他事出。不得拜。明日。啓徽皆除翰林編修。

又如所夢。是年秋。徽母吳夢中使舁二櫬以授徽。以其一授啓。發之各有白金。徽又以告啓。既而帝御闕樓。命使召二人。既至。擢啓戶部侍郎。徽遷吏部郎中。啓以年少未習。握算辭。徽亦辭。帝允之。各賜帑金。命左丞相李善長給牒放還。啓乃與徽連船歸于吳。夢復驗。方啓在史館。最爲國史院侍講學士。魏觀所知。會觀出知蘇州府。爲啓徙居城中夏侯里。交接甚密。觀改修府治。啓爲作上梁文。觀得罪誅。啓連坐。腰斬于市。年三十有九。徽復起國子監助教。卒于官。著歸。爲嘗熟教諭。魏觀行鄉飲酒禮。長洲教諭周敏侍其父南老。著侍其父玉。皆降而北面立。觀禮者以爲盛事。歷仕山西潞安知州。最後獨存。啓善文。尤工于詩。徽稱其清遠縝麗。縱橫百出。若八駿追風而馳。於時蜀人楊基。徐賁。潯陽張羽。皆流寓于吳。與啓齊名。號吳中四傑。

傅恕傳

傅恕。字如心。鄞縣人。洪武二年。以布衣詣闕。陳治平十二策。其一請罷榷鹽茶。曰。煮海爲鹽。采茶于山。窮民以救凍餒。非有所損于人。而後世急功利之臣。導其主設重典禁之罪。乃與盜賊埒。非先王之政也。帝覽之喜。命入史館同修元史。史成。出知博野縣事。恕少日善飲。及壯。以三爵自限。且爲文以戒曰。小人哉。傅恕也。爾負學者之名。何爲乎沉湎于酒。顛覆厥德。上有垂白之親。下有孩提之子。疚中乃身。雖悔曷及。惟于古人是傲。是則限以三爵。罔敢少益。歷觀載籍。飲酒之失。君嗜之而喪邦。臣耽之而溺職。而今而後。

縱鼎鑊在前。刀鋸在側。毋踰此限。戒之必力。庶幾不爲狂藥所移。而甘入小人之域。博野兵革甫定。恕爲立學宮。廣儲蓄。招徠離析。以勞卒于官。旣斂。惟遺殘書數卷。貧不能歸葬。百姓哀之。斂錢瘞之于縣城之北。

朱右傳

朱右字伯賢。臨海人。元至正末。司教蕭山。遂徙居上虞之五大夫市。問學該洽。尤長書禮春秋。其文深醇精確。簡而有度。嘗曰。學文不本諸經。其猶翫培塿者。忽嵩華之高矣乎。故其所作。一以經爲本。劉仁本駐師餘姚州。作雩詠亭于龍泉左麓。集名士四十有二人。修禊賦詩。右與焉。洪武三年。以宋濂薦。召修元史。史成。乞還田里。六年。召修日曆。除翰林院編修。七年。與修洪武正韻。八年。擢晉相府長史。尋奉命同宋濂定議王國禮樂。晉王隨太子游中都。講武事。右實從。九年。以疾卒。葬蘭風鄉。右嘗編性理本原。揭河圖洛書于首。次太極圖說。次西東銘。附以通書。以正蒙爲未純。不錄。其嚴于論學若是。又以深衣之制。世代沿革。襲以成俗。無復古意。乃援禮經及先儒之說。求合古制。使宜于今。作深衣考。學者稱焉。

王廉傳

王廉字希陽。青田人。僑居上虞。洪武二年。用學士危素薦。授翰林編修。明年。與修元史。又明年。偕典簿牛諒使安南。還。改工部員外郎。固辭。出爲澠池縣丞。十四年。擢陝西左布政使。廉窮研經史。所著迂論。多闡

先儒所未發。其論金縢曰。金縢非古書也。使周公而然。非周公也。夫公既面卻二公穆卜。以爲未可戚我先王。乃私告三王。自以爲功。此儉人倭子之所爲也。死生有命。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則爲不知命。且人子有事于先王。而可以圭璧要之乎。則非達孝。至于卜冊之書。既曰公別爲壇墠。則不于宗廟之中明矣。不于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冊而藏于宗廟。又私啓之。即使金縢在廟。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二年。乃復。凡六年之久。周人尙卜。惡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啓金縢者。卽此五端。反復詳究。頗疑金縢非古書也。其論大夫士立廟。略曰。天子諸侯宗廟之制。中庸或問詳矣。惟大夫士之制。則不能無疑焉。王制曰。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官師升適士。適士升大夫。以次增立其廟。因其理也。適若先大夫既立三廟矣。其子孫乃無爲大夫者。而爲適士。爲官師。不當祭其廟。將毀其主乎。抑存之乎。毀之。非禮也。存之。其誰宜哉。存之而主于宗子與。禮。支子不祭。故支子之爲大夫者。有事于廟。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然則支子之爲大夫者。不得立廟矣。宗子爲大夫。支子之大夫。則固可因其三廟而祭。設宗子爲適士。爲官師。或一廟。或二廟。所當祭者。不過祖與禰也。支子之大夫所當祭之曾祖。宗子既不當祭。支子之大夫又不敢祭。將闕之乎。將遂以支子之大夫所當祭而祭之乎。闕之。非禮也。祭之。又非適士官師之宗子所宜祭也。禮。大夫欲祭高祖。則省于君。謂之干祫。今欲祭于曾。亦將請于君與。又宗子爲大夫。其支子與之同行者亦爲大夫。因之而祭三廟。則固宜也。苟宗子與支

子其行不同等。所祭之曾祖禰亦不同等。則如之何。竊意各隨見爲大夫者所宜祭之三廟而祭之。宗子但爲之主祭耳。主祭者惟宗子。初不論其行之不同等也。君子謂之善言禮。廉無子。卒葬杭州之西山。

朱廉傳

朱廉一名世濂。字伯清。義烏人。父同善。學于許衡。廉學于黃潛。李文忠鎮嚴州。薦授釣臺書院山長。洪武三年。以續修元史召。史成。與徐尊生。趙壘。朱右。乞還田里。六年。與修日曆。授翰林院編修。八年秋。擢楚相府長史。從楚王講武事于中都。繼因奏事。行中左門監察御史吉昌劾之。詔勿問。十一年三月。以耳聾。賜致仕。廉嘗扈從至鳳陽。中塗作紀行詩以獻。帝覽之嘉歎。遂和其詩。徐尊生字大年。淳安人。先廉召議禮。與修元史。日曆。授以官。辭。洪武十年。復以秀才舉。宋濂將歸。帝問曰。卿歸。孰可代卿者。濂以尊生對。遂授翰林應奉。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三

傳二

戴良傳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父暄。與柳貫交。命良受業于貫。并從黃潛。吳萊游。又學詩于余闕。旁及天文地理醫卜佛老之書。貫卒。良持心喪三年。元末。以薦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時太祖兵已定浙東。良乃避地吳中。久之。挈家浮海至膠州。欲投擁廓軍前。不得達。僑居昌樂。洪武六年還。變姓名隱四明山。十五年。徵入京。試文詞。留會同館。命光祿給膳。欲官之。以老疾固辭。忤旨。明年四月。卒于獄。良世居金華九靈山下。自號九靈山人。元亡後。不忘故君舊國。所爲詩文。悲涼感慨。其自贊曰。處榮辱而不二。齊出處于一致。歌黍離麥秀之詩。詠剩水殘山之句。則于二子。庶幾無媿。同時江陰王逢。字原吉。至正中。臺臣薦其才。稱疾辭。避亂青龍江。旋徙上海。築艸堂以居。自號最閒園丁。張士誠據吳。逢爲畫策。使降元。拒太祖。士誠辟之。不就。元亡後。賦詩激昂。甚于良。洪武十五年。以文字錄用。有司敦迫上道。子掖任通事司令。以父老叩頭乞請。太祖命吏部符止之。逢年七十。元日自製壙銘。是歲卒。

唐肅傳

唐肅字處敬。先世家杭州新城。遷于山陰。博通經史。旁究陰陽醫卜書數之學。兼工篆楷書。元至正十九年中。浙江鄉試。授杭州路黃岡書院山長。轉嘉興路儒學正。華雲龍定嘉興。肅內附。例徙濠。洪武三年。召修禮樂書。擢應奉翰林文字。兼國史院編修。旋以疾失朝。免官。謫佃濠之瞿相山。自號丹崖居士。歲餘卒。年四十有四。子愚士。名之淳。以字行。嘗爲韓國公李善長草露布。太祖異之。問起草者誰也。善長以實對。帝令飛騎召之。使者未喻帝意。械繫至京師。愚士懼。度不得免。道經其姑之門。告使者止。促其姑出。曰。善爲斂尸。愚士泣。姑亦泣。行至東華門。已曠黑。入見。帝明燈坐便殿。問曰。汝曾艸露布耶。對曰。然。俄而中官以短几置愚士前。帝令坐。授以封諸王冊。曰。汝其潤色之。對曰。臣萬死不敢當。帝曰。姑旁注之。愚士乃奉命。注畢。仰視燭影中。帝色喜。良久乃出。至姑家。姑爲具酒食相慶焉。愚士性孝友。父死。函骨歸。葬于赤土山。求父遺文。雖荒郵敗壁。高厓斷石。靡不蒐訪。纂錄。時時伏讀。聲淚悽咽。聞者爲之掩涕。其留京師。李景隆延以教其子。方孝孺薦之於朝。建文二年。授翰林院侍讀。明年病卒。肅之未徙濠也。與上虞謝肅齊名。時號會稽二肅。而愚士暨同里繇績。毛鉉。蔡庸。皆以善詩聞。越人呼曰唐繇。毛蔡。謝肅者。字原功。舉明經。歷官福建按察司僉事。出按漳泉。有虎患。肅移文告于神。虎遁去。坐事被逮。太祖御文華殿。親鞫之。肅大呼曰。文華非拷掠之地。陛下非問刑之官。請下法司。乃下獄。獄吏以布囊壓之。死。績。三茅書院山長。渙之子。教授鄉里。不干仕進。所居西江草堂。榜于門。以賣文爲活。有得輒市酒娛賓客。嘗有客至。呼其字。久不

出窺之。則其妻方拾破紙以代爇薪。一笑而已。其子師邵亦能詩。鉉字鼎臣。從唐肅授毛詩。用薦官國子學錄。

錢宰傳

錢宰字子予。又字伯均。會稽人。吳越王鏐十四世孫。元至正間。中甲科。以親老教授鄉里。洪武初。徵修禮樂書。尋以病還。六年。授國子監助教。十年三月。以年老告歸。帝許之。勅曰。朕戡定四方。卽開學校。延師儒。俾助賢子弟。凡民俊秀。莫不從學。教以經史六藝。助教宰在學數年。綽有成效。朕方喜諸生有所矜式。而年滿七十。懇辭還鄉。特授文林郎。國子博士致仕。爾尙師表一鄉。訓誘後進。庶幾不媿古鄉大夫之教。則朕猶有望焉。二十三年。召爲會試考官。二十七年。有詔徵儒臣。定正尙書。蔡氏傳。宰暨翰林編修張美和。儒士揭軌等二十六人。皆被召。旣至。帝語之曰。爾等亦知天象乎。奎壁之次。黑氣凝焉久矣。奎壁文章之府也。今年春氣始除。文運其常興乎。命開局翰林院。賜宰等綺繒衣被。入朝班侍衛之首。讌坐殿中。時帝以海內太平。思與民偕樂。建酒樓十于城門外。繼又增建五樓。令民沽酒。接四方賓旅。樓成。其一曰醉仙。命宰等飲其上。并給以鈔。宰等各獻詩稱謝。帝命禮部尙書任亨泰諭旨諸儒。有年耄思歸者。先遣之。僉對曰。願留。帝大悅。書成。宰尋告歸。帝命馳傳還里。年九十六乃卒。張美和名九韶。清江人。用薦爲縣學教諭。升國子監助教。擢翰林院編修。致仕。時年八十三。帝諭之曰。爾以衰暮之年。日侍朕左右。今去矣。朕將

誰從其倚眷如此。揭軌臨川人。字孟同。以明經授清河主簿。升知縣。歸教授生徒。時臨川許中麗。字仲孚。錄唐元二代詩。兼采時人所作。題曰光岳英華集。軌序之。謂詩自漢魏而下。莫盛于唐。唐之後。莫盛於元。蓋於宋金之詩無取焉。

徐賁傳

徐賁。字幼文。自常州徙吳。善畫山水。工詩。張士誠辟之。遂偕張羽入吳興。羽居菁山。賁蜀山。築精舍于山麓。洪武七年。用薦起。命廉訪山西。歸。檢其橐。惟紀行詩一卷而已。除給事中。改監察御史。按廣東。尋改刑部主事。出爲河南布政司左參政。進左布政使。大將軍師出洮岷。次河南。以所司犒勞不時。愬于帝。竟下獄死。賁留吳時。家望齊門外。與高啓。王彝。王行。宋克。閻巷相接。日流連於文酒。故以北郭名其詩集。時張羽。楊基亦來吳。四方士聞之。多卜鄰。於是號北郭十友。十友者。長洲宋克。字仲溫。工章草。隸書。擊劍走馬。彈下飛鳥。自號南宮生。張士誠欲致之。不能得。洪武初。徵爲侍書。出同知鳳翔府事。岷山陳則。字文度。洪武六年。以秀才舉。任應天府治中。擢戶部侍郎。尋謫大同府同知。遷知府。永嘉余堯臣。字唐卿。呂珍。保越。堯臣居其幕下。已而入吳。洪武初。官新鄭縣丞。無錫呂敏。字志學。不肯服元時服。深衣幅巾爲道士。洪武初。掌其縣教諭。其一則釋道衍也。

袁凱傳

袁凱字景文。松江華亭人。幼孤。力學。能詩。嘗熟岑大本賦。白燕詩。爲楊維禎所稱。凱見笑曰。未見體物之工也。更賦一首。維禎亟賞之。一時流播。人呼袁白燕。洪武三年。以布衣拜監察御史。上疏曰。國家戡定四方。固資將帥之力。今天下旣平。將士多在京師。精悍有餘。其於君臣之禮。尙未悉究。臣請于都督府。延致通經學古之士。朔望朝罷。諸將赴都堂聽講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而不自知也。又曰。小人犯罪。固不可赦。若老成長者。或有過誤。宜加矜恕。養其廉恥。以收他日之功。帝嘉納焉。遂勅省臺聘儒士。於午門番直。與諸將士說書。一日。帝慮囚畢。命凱送皇太子覆審。太子遞減之。凱還報。帝問曰。朕與太子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帝以凱持兩端。心不懌。凱懼。託疾歸。帝使人詗之。佯狂得免。凱貌耀而長身。有才辯。善譴。歸田後。恆背戴方巾。倒騎烏犍。往來泖水上。登九峰。好事者圖以入畫。凱詩絕去雕飾。論者推爲明初詩人之冠。同時華亭以詩名者。蜀府教授顧祿。字謹中。嘗過鄱陽湖。賦詩。太祖聞之。命盡進所作。披之便殿。遂以經進名集。楚府左長史管訥。字時敏。從楚王破銅鼓蠻。諸將欲殄其餘黨。訥固爭得免。王曰。管長史一言活萬人。必有後已。而生子名延枝。楚王育之宮中。長爲府紀善。兩人者。方之凱。其詩遠不逮也。

孫蕢傳

孫蕢字仲衍。廣州順德人。何真保南海。征南將軍廖永忠兵至。蕢爲真作書歸附。永忠遂徵蕢教授廣州。